



列傳第四十八

金史一百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不

勅修

楊雲翼

趙秉文

韓玉

馮璧

李獻甫

雷淵

程震

楊雲翼字之美其先贊皇檀山人六代祖忠客平定之樂平縣遂家焉曾祖青祖郁考恒皆贈官于朝雲翼天資穎悟初學語輒畫地作字日誦數千言登明昌五年進士第一詞賦亦中乙科特授承務郎應奉翰林文字承安四年



出爲陝西東路兵馬都總管判官泰和元年召爲太學博士遷太常寺丞兼翰林修撰七年簽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事因召見章宗咨以當世之務稱旨大安元年翰林承旨張行簡薦其材且精術數召授提點司天臺兼翰林修撰俄兼禮部郎中崇慶元年以病歸貞祐二年有司上官簿宣宗閱之記其姓名起授前職兼吏部郎中三年轉禮部侍郎兼提點司天臺四年

大元及西夏兵入鄜延潼關失守朝議以兵部尚書蒲察阿里不孫爲副元帥以禦之雲翼言其人言浮於實必誤大事不聽後果敗興定元年六月遷翰林侍講學士兼修

國史知集賢院事兼前職詔曰官制入三品者例外除以卿遇事敢言議論忠謹故特留之時右丞相高琪當國人有請權油者高琪主之甚力詔集百官議戶部尚書高夔等二十六人同聲曰可雲翼獨與趙秉文時戩等數人以爲不可議遂格高琪後以事譴之雲翼不卹也二年拜禮部尚書兼職如故三年築京師子城役兵民數萬夏秋之交病者相籍雲翼提舉醫藥躬自調護多所全濟四年改吏部尚書凡軍興以來入粟補官及以戰功遷授者事定之後有司苛爲程式或小有不合輒罷去雲翼奏曰賞罰國之大信此輩宜從寬錄以勸將來是年九月上召雲翼



及戶部尚書夔翰林學士秉文於內殿皆賜坐問以講和之策或以力戰爲言上俯首不樂雲翼徐以孟子事大事小之說解之且曰今日奚計哉使生靈息肩則社稷之福也上色乃和十一月改御史中丞宗室承立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於京北大臣言其不法詔雲翼就鞫之獄成廷奏曰承立所坐皆細事不足問向大兵掠平涼以西數州皆破承立坐擁彊兵瞻望不進鄜延帥臣完顏合達以孤城當兵衝屢立戰績其功如此而承立之罪如彼願陛下明其功罪以誅賞之則天下知所勸懲矣自餘小失何足追咎承立由是免官合達遂掌機務哀宗即位首命雲

翼攝太常卿尋拜翰林學士正大三年二月復爲禮部書兼侍讀詔集百官議省費雲翼曰省費事小戶部司農足以辦之樞密專制軍政蔑視尚書尚書出政之地政無大小皆當總領今軍旅大事社稷繫焉宰相乃不得預聞欲使利病兩不相蔽得乎上嘉納之明年設益政院雲翼爲選首每召見賜坐而不名時講尚書雲翼爲言帝王之學不必如經生分章析句但知爲國大綱足矣因舉任賢去邪與治同道與亂同事有言逆於汝心有言遜於汝志等數條一皆本於正心誠意敷繹詳明上聽志倦尋進龜鑑萬年錄聖學聖孝之類凡二十篇當時朝士廷議之際



多不盡言顧望依違寔以成俗一日經筵畢因言人臣有事君之禮南事君之義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入君門則趨見君之几杖則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受命不宿於家是皆事君之禮人臣所當盡者也然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一陳之則向所謂禮者特虛器耳君曰可而有否者獻其否君曰否而有可者獻其可言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鞅朝輪有不恤焉者當是時也姑徇事君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義國家何賴焉上變色曰非卿朕不聞此言雲翼嘗患風痺至是稍愈上親門愈之之方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人君先正

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一於正矣上矍然知其爲醫諫也夏人旣通好遣其徽猷閣學士李弁來議互市往返不能決朝廷以雲翼往議乃定五年卒年五十有九謚文獻雲翼天性雅重自律甚嚴其待人則寬與之交分一定死生禍福不少變其於國家之事知無不言貞祐中主兵者不能外禦而欲取償於宋故頻歲南伐有言之者不謂之與宋爲地則疑與之有謀至於宰執他事無不言者獨南伐則一語不敢及雲翼乃建言曰國家之慮不在於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於旣得淮南之後蓋淮南平則江之北盡爲戰地進而爭利於舟楫之間恐勁弓良馬有不得騁者矣



彼若扼江爲屯潛師於淮以斷饗道或決水以瀦淮南之地則我軍何以善其後乎及時全倡議南伐宣宗以問朝臣雲翼曰朝臣率皆諛辭天下有治有亂國勢有弱有彊今但言治而不言亂言彊而不言弱言勝而不言負此議論所以偏也臣請兩言之夫將有事於宋者非貪其土地也第恐西北有警而南又綴之則我三面受敵矣故欲我師乘勢先動以阻其進借使宋人失淮且不敢來此戰勝之利也就如所料其利猶未可必然彼江之南其地尚廣雖無淮南豈不能集數萬之衆伺我有警而出師耶戰而勝且如此如不勝害將若何且我以騎當彼之步理宜萬

全臣猶恐其有不敢恃者蓋今之事勢與泰和不同泰和以冬征今我以夏往此天時之不同也冬則水涸而陸多夏則水潦而塗淖此地利之不同也泰和舉天下全力驅虜軍以爲前鋒今能之乎此人事之不同也議者徒見泰和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難請以夏人觀之向日弓箭之手在西邊者一遇敵則搏而戰袒而射彼已奔北之不暇今乃陷吾城而虜守臣敗吾軍而禽主將曩則畏我如彼今則侮我如此夫以夏人旣非前日奈何以宋人獨如前日哉願陛下思其勝之之利又思敗之之害無悅甘言無貽後悔章奏不報時全果大敗於淮上一軍全沒宣宗責諸



將曰當使我何面目見楊雲翼耶河朔民十有一人爲游騎所迫泗河而南有司論罪當死雲翼曰法所重私渡者防姦僞也今平民爲兵所迫奔入於河爲追死之計耳今使不死於敵而死於法後惟從敵而已宣宗悟盡釋之哀宗以河南旱詔遣官理冤獄而不及陝西雲翼言天地人通爲一體今人一支受病則四體爲之不寧豈可專治受病之處而置其餘哉朝廷是之司天有以太乙新歷上進者尚書省檄雲翼參訂摘其不合者二十餘條曆家稱焉所著文集若干卷校大金禮儀若干卷續通鑑若干卷周禮辨一篇左氏莊列賦各一篇五星聚井辨一篇縣象賦一篇勾股機要象數雜說等著蔽于家

趙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陽人也幼穎悟讀書若夙習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調安塞簿以課最遷邯鄲令再遷唐山丁父憂用薦者起復南京路轉運司都勾判官明昌六年入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章宗召問言頗差異於是命知大興府事內族膏等鞫之秉文初不肯言詰其僕歷數交游者秉文乃曰初欲上言嘗與修撰王庭筠御史周昂省令史潘豹鄭贊道高坦等私議庭筠等皆下獄決罰有差有司論秉文上書狂妄法當追解上不欲以言罪人遂特免焉



當時爲之語曰古有朱雲今有秉文朱雲攀檻秉文攀人  
士大夫莫不恥之坐是久廢後起爲同知岢嵐軍州事轉  
北京路轉運司度支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陰晦連日宰  
相張萬公入對上顧謂萬公曰卿言天日晦冥亦猶人君  
用人邪正不分極有理若趙秉文曩以言事降授聞其人  
有才藻工書翰又且敢言朕非棄不用以北邊軍事方興  
姑試之耳泰和二年召爲戶部主事遷翰林修撰十月出  
爲寧邊州刺史三年改平定州前政苛於用刑每聞赦將  
至先拊賊死乃拜赦而盜愈繁秉文爲政一從寬簡旬月  
盜悉屏跡歲飢出祿粟倡豪民以賑全活者甚衆大安初

北兵南嚮召秉文與待制趙資道論備邊策秉文言今我  
軍聚於宣德城小列營其外涉暑雨器械弛敗人且病俟  
秋敵至將不利矣可遣臨潢一軍擣其虛則山西之圍可  
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必拔者也衛王不能用其秋  
宣德果以敗聞尋爲兵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轉翰林直  
學士貞祐初建言時事可行者三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  
朝廷略施行之明年上書願爲國家守殘破一州以宣布  
朝廷恤民之意且曰陛下勿謂書生不知兵顏真卿張巡  
許遠輩以身許國亦書生也又曰使臣死而有益於國猶  
勝坐糜廩祿爲無用之人上曰秉文志固可尚然方今翰



苑尤難其人卿宿儒當在左右不許四年拜翰林侍講學士言寶券滯塞蓋朝廷初議更張市肆已妄傳其不用因之抑遏漸至廢絕臣愚以爲宜立回易務令近上職官通市道者掌之給以銀鈔粟麥縑帛之類權其低昂而出納詔有司議行之興定元年轉侍讀學士拜禮部尚書兼侍讀學士同修國史知集賢院事又明年知貢舉坐取進士盧亞重用韻削兩階因請致仕金自泰和大安以來科舉之文其弊益甚蓋有司惟守格法所取之文卑陋陳腐苟合程度而已稍涉奇峭即遭絀落於是文風大衰貞祐初秉文爲省試得李獻能賦雖格律稍踈而詞藻頗麗擢爲

第一舉人遂大喧噪愬於臺省以爲趙公大壞文格且作詩謗之久之方息俄而獻能復中宏詞入翰林而秉文竟以是得罪五年復爲禮部尚書入謝上曰卿春秋高以文章故須復用卿秉文以身受厚恩無以自效願開忠言廣聖慮每進見從容爲上言人主當儉勤慎兵刑所以祈天求命者上嘉納焉哀宗即位再乞致仕不許改翰林學士同修國史兼益政院說書官以上嗣德在初當日親經史以自裨益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中鑒各一通正大九年正月汴京戒嚴上命秉文爲赦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秉文指事陳義辭情俱盡及兵退大臣欲稱賀且命爲表



秉文曰春秋新宮火三日哭今園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遂已時年已老曰以時事爲憂雖食息頃不能忘每聞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拜章小則爲當路者言殷勤鄭重不能自已三月草開興改元詔問巷閒皆能傳誦洛陽人拜詔畢舉城痛哭其感人如此是年五月壬辰卒年七十四積官至資善大夫上護軍天水郡侯正大間同楊雲翼作龜鑑萬年錄上之又因進講與雲翼共集自古治術號君臣政要爲一編以進焉秉文自幼至老未嘗一日廢書著易叢說十卷中庸說一卷揚子發微一卷太玄箋贊六卷文中子類說一卷南華畧釋一卷列子補

注一卷刪集論語孟子解各一十卷資暇錄一十五卷所著文章號滄水集者三十卷秉文之文長於辨析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拘一律律詩壯麗小詩精絕多以近體爲之至五言古詩則沉鬱頓挫字畫則草書尤邁勁朝使至自河湟者多言夏人問秉文及王庭筠起居狀其爲四方所重如此爲人至誠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未嘗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養如寒士楊雲翼嘗與秉文代掌文柄時人號楊趙然晚年頗以禪語自污人亦以爲秉文之恨云

贊曰楊雲翼趙秉文金士巨擘其文墨論議以及政事皆



有足傳雲翼諫伐宋一疏宣宗雖不見聽此心何愧景略  
庭筠之累秉文所為茲事大愧高允

韓玉字溫甫其先相人曾祖錫仕金以濟南尹致仕玉明  
昌五年經義辭賦兩科進士入翰林為應奉應制一日百  
篇文不加點又作元勳傳稱旨章宗嘆曰勳臣何幸得此  
家作傳耶泰和中建言開通州潞水漕渠船運至都陸兩  
階授同知陝西東路轉運使事大安三年都城受圍夏人  
連陷邠涇陝西安撫司檄玉以鳳翔總管判官為都統府  
募軍旬日得萬人與夏人戰敗之獲牛馬千餘時夏兵五  
萬方圍平涼又戰于北原夏人疑大軍至是夜解去當路

者忌其功驛奏玉與夏寇有謀朝廷疑之使使者授玉河  
平軍節度副使且覘其軍先是華州李公直以都城隔絕  
謀舉兵入援而玉恃其軍為可用亦欲為勤王之舉乃傳  
檄州郡云事推其本禍有所基始自賊臣貪容茲賂繼緣  
二帥貪固威權又云裹糧坐費盡膏血於生民棄甲復來  
竭資儲於國計要權力而望形勢連歲月而守妻孥又云  
人誰無死有臣子之當然事至于今忍君親之弗顧勿謂  
百年身後虛名一聽史臣只如今日目前何顏以居人世  
公直一軍行有日矣將有違約國朝人不從者輒以軍  
法從事京兆統軍便謂公直據華州反遣都統楊珪襲取



之遂寘極刑公直曾爲書約玉玉不預知其書乃爲安撫  
所得及使者覘玉軍且疑預公直之謀即實其罪玉道出  
華州被囚死於郡學臨終書二詩壁間士論寬之子不疑  
字居之以父死非罪誓不祿仕藏其父臨終時手書云此  
去冥路吾心皓然剛直之氣必不下沉兒可無慮世亂時  
艱努力自護幽明雖異寧不見爾讀者惻然

馮璧字叔獻真定縣人幼穎悟不凡弱冠補大學生承安  
二年經義進士制策復優等調莒州軍事判官宰相奏留  
校祕書未幾調遼濱主簿縣有和糴粟未給價者餘十萬  
散貯民居以富人掌之有腐敗則責償於民民殊苦之

璧白漕司即日罷之民大悅四年調鄜州錄事明年伐蜀  
行部檄充軍前檢察帥府以書檄委之章宗欲招降吳曦  
詔先以文告曉之然後用兵蜀人守散關不下金兵殺獲  
甚衆璧言彼軍拒守而并禍其民無乃與詔旨相戾乎主  
帥憾之以璧招兩當潰卒璧即日率鳳州已降官屬淡剛  
李果偕行道逢軍士所得子女金帛牛馬皆奪付剛使歸  
其家軍士則以違制決遣之比到兩當軍民三萬餘衆鼓  
舞迎勞璧以朝旨慰遣之及還主帥嘉其能奏遷一官五  
年自東阿丞召補尚書省令史用宗室承暉薦授應奉翰  
林文字兼韓王府記室參軍俄轉太學博士至寧初忽沙



虎弒逆遂去官宣宗南遷璧時避兵東方由單父渡河詣  
汴梁時相奏復前職貞祐三年遷翰林修撰時山東河朔  
軍六十餘萬口仰給縣官率不逞輩竄名其間詔璧攝監  
察御史汰逐之總領撒合問胃券四百餘口劾案以聞詔  
杖殺之故所至爭自首減幾及於半復進一官初監察御  
史本溫被命汰宗室從坦軍於孟州軍士欲謀變本溫懼  
不知所爲尋有旨北軍沈思忠以下四將屯衛州餘衆果  
叛入太行於是密院奏以璧代本溫竟其事璧馳至衛召  
四將喻以上意思忠等挾叛者請還奏之璧責以大義將  
士慚服不日就汰者三千人六月改大理丞與臺官行關

中劾奏姦賊之尤者簡州防禦使宗室重福等十數人自  
是權貴側目四年以宋人拒使者於淮上遣兵南伐詔京  
東總帥紇石烈牙吾塔攻盱眙牙吾塔不從命乃率精騎  
由滁州畧宣化縱兵大掠故兵所至原野蕭條絕無所資  
宋人堅壁不戰乃無功而歸行省奏牙吾塔故違節制詔  
璧佩金符鞫之璧馳入牙吾塔軍奪其金符易以他帥攝  
牙吾塔入獄兵士譁譟以吾帥無罪爲言璧怒責牙吾塔  
曰元帥欲以兵抗制使耶待罪之禮恐不如此使者還奏  
獄能竟乎牙吾塔伏地請死璧曰兵法進退自專有矢機  
會以致覆敗者斬即擬以聞時議壯之十月改禮部員外



郎權右司諫治書侍御史詔問時務所當先者壁上下六事  
大略言減冗食備選鋒緩疑似以慎刑擇公廉以檢吏屯  
戍革朘削之弊權貴嚴請託之科又條自治之策四謂別  
賢佞信賞罰聽覽以通下情貶損以謹天戒詔以東方飢  
饉盜賊並起以御史中丞完顏伯嘉為宣慰使監察御史  
道遠從行道遠發永城今簿姦賊伯嘉與令有違付令有  
司釋簿不問燕語之際又許參佐克忠等臺職壁皆劾之  
伯嘉竟得罪去初謀者告歸德行樞密院言河朔叛軍有  
竊謀南渡者行院事胡土門都水監使毛花輦易其人不  
為備一日紅衲數百聯筏南渡殘下邑而去命壁鞠之壁

以二將託疾營私聞寇弛備且來不戰去不追在法皆當  
斬或以為言二將皆寵臣而都水者費累巨萬若求援禁  
近必從輕典君徒結怨權貴果何益耶壁嘆曰睢陽行關  
東藩重兵所宿門廷之寇且不能禦有大於此者復何望  
乎即具所擬聞四年遷刑部郎中關中旱詔壁與吏部侍  
郎畏忻審理冤獄時河中帥阿虎帶及僚屬十數人皆以  
棄城罪當死繫同州獄待報同州官僚承望風旨問壁何  
以處之壁曰河中今日重地朝議擬為駐蹕之所若失此  
則河南陝西有唇亡之憂以彼宗室勲貴故使鎮之平居  
無事竭民膏血為浚築計一旦有警乃遽焚蕩而去此而



不誅三尺法無用矣竟以無寬上之冬十月出爲歸德治  
中未幾改同知保靜軍節度使又改同知集慶軍節度使  
到官即上章乞骸骨進一官致仕正大九年河南破北歸  
又數年卒年七十有九

李獻甫字欽用獻能從弟也博通書傳尤精左氏及地理  
學爲人有幹局心所到則絕人遠甚故時人稱其精神滿  
腹興定五年登進士第歷咸陽簿辟行臺令史正大初夏  
使來請和朝廷以翰林待制馮延登往議時獻甫爲書表  
官從行夏使有口辯延登不能折徃復數日不定至以歲  
幣爲言獻甫不能平從旁進曰夏國與我和好百年今雖

易君臣之名爲兄弟之國使兄輸幣寧有據耶使者曰兄  
弟且不論宋歲輸吾國幣二十五萬疋典故具在君獨不  
知耶金朝必欲脩舊好非此例不可獻甫作色曰使者尚  
忍言耶宋以歲幣餌君家而賜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  
國君臣無一悟者誠謂使者當以爲諱乃今公言之使者  
果能主此議以從賜姓之例弊邑雖歲捐五十萬獻甫請  
以身任之夏使語塞和議乃定後朝廷錄其功授慶陽總  
帥府經歷官尋辟長安令京兆行臺所在供億甚繁獻甫  
處之常若有餘縣民賴之以安入爲尚書省令史天興元  
年充行六部員外郎守備之策時相倚任之以功遷鎮南



軍節度副使兼右警巡使死於蔡州之難年四十所著文章號天倪集留汴京獻甫死其家亦破同年華陰王元禮購得之傳于世

雷淵字希顏一字季默應州渾源人父思名進士仕至同知北京轉運使註易行于世淵庶出年最幼諸兄不齒父歿不能安於家乃發憤入太學衣弊履穿坐榻無席自以跣露恒兀坐讀書不迎送賓客人皆以爲倨其友商衡每爲辯之且調卹焉後從李之純游遂知名登至寧元年詞賦進士甲科調涇州錄事坐高庭玉獄幾死後改東平河朔重兵所在驕將悍卒倚外敵爲重自行臺以下皆摩撫

之淵出入軍中偃然不爲屈不數月間巷間多畫淵像鉗大將不敢以新進書生遇之尋遷東阿令轉徐州觀察判官興定未召爲英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拜監察御史言五事稱旨又彈劾不避權貴出巡郡邑所至有威譽奸豪不法者立箠殺之至蔡州杖殺五百人時號曰雷半千坐此爲人所訟罷去久之用宰相侯摯薦起爲太學博士南京轉運司戶籍判官遷翰林修撰一夕暴卒年四十八正大庚寅倒廻谷之役淵嘗上書破朝臣孤注之論引援深切灼然易見主兵者沮之策竟不行爲人軀幹雄偉髯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洋遇不平則疾惡



之氣見於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懲創餘亦不能  
變也為文章詩喜新奇善結交凡當塗貴要與布衣名士  
無不往來居京師賓客踵門未嘗去舍家無餘貲及待賓  
客甚豐腆莅官喜立名初登第攝遂平縣事年少氣銳擊  
豪右發姦伏一邑大震稱為神明嘗擅督州魁吏州檄召  
之不應罷去後凡居一職輒震耀亦坐此不達

程震字威卿東勝人與其兄鼎俱擢第震入仕有能聲與  
定初召百官舉縣令震得陳留治為河南第一召拜監察  
御史彈劾無所撓時皇子荆王為宰相家僮輩席勢侵民  
震以法劾之奏曰荆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

替君父同濟艱難顧乃專恃權勢蔑棄典禮開納貨賂進  
退官吏縱令奴隸侵漁細民名為和市其實脅取諸所不  
法不可枚舉陛下不能正家而欲正天下難矣於是上責  
荆王出內府銀以償物直杖大奴尤不法者數人未幾坐  
為故吏所訟罷官歲餘嘔血卒震為人剛直有材幹忘身  
徇國不少私與及為御史臺綱大振以故小人側目者衆  
不能久留於朝士論惜之

贊曰韓王馮璧李獻甫雷淵皆金季豪傑之士也邠涇之  
變王募兵旬日而得萬人牙吾塔之凶暴璧以王度繩之  
卒不敢動夏人援宋例以邀歲幣獻甫以宋賜夏姓一事



折之夏使語塞而和議定淵為御史權貴歛避古之國士  
何加焉王以疑見寬壁淵疾惡太甚議者以酷譏之瑕豈  
可以掩瑜哉程震劾荆抵罪比縱馮雷然亦以群小齟齬  
而死直士之不容於世也久矣吁

列傳第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九

金史一百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事兼中書丞相兼樞密院副都總管臣脫脫奉  
勅修

古里甲石倫

內族訛可

撒合輦

強伸

烏林荅胡土

內族思烈

紇石烈牙吾塔

古里甲石倫隆安人以武舉登第為人剛悍頗自用所在  
與人不合宣宗以其勇善戰每任用之貞祐二年累遷副  
提控太原府判官與從宜都提控振武軍節度使完顏蒲  
刺都議拒守不合措置乖方敵因大入幾不可禦既乃交



章論列以自辨其無罪上惡其不和詔分統其兵未幾遷同知太原府事奏請招集義軍設置長校各立等差都統授正七品職副統正八品萬戶正九品千戶正班任使謀克雜班仍三十人爲一謀克五謀克爲一千戶四千戶爲一萬戶四萬戶爲一副統兩副統爲一都統外設一總領提控制可四年遷河東宣撫副使上章言宣撫使烏古論禮不肯分兵禦敵且所行多不法詔禮罷職石倫遷絳陽軍節度使權經略使尋知延安府事兼鄜延路兵馬都總管大元兵圍忻州石倫率兵往援以兵護其民入太原所保軍民甚眾興定元年七月改河平軍節度兼衛州管內觀

察使詔諭曰朕初謂汝勇果爲國盡力故倚以濟事尋聞汝嗜酒不法而太原知府烏古論德升亦屢嘗爲朕言之然皆瑣屑乃若不救汾州豈細事哉有司議罪如此汝其悉之益當戮力以掩前過是年十一月遷鎮西軍節度使兼嵐州管內觀察使行元帥府事二年四月石倫言去歲北兵破太原游兵時入嵐州境而官民將士悉力扞禦卒能保守無虞向者河東內郡皆駐以精甲實以資儲視邊城尤爲完富然兵一至相繼淪沒嵐兵寡而食不足惟其上下協同表裏相應遂獲安帖當大軍初入郡縣倉皇非此帥府控制則隩管保德岢嵐寧化皆不可知矣今防秋



不遠乞朝廷量加旌賞務令益盡心力易以鎮守詔有功者各遷官一級仍給降空名宣勅令樞密院遣授之三年二月石倫奏向者并汾既破兵入內地臣謂必攻平陽平陽不守將及潞州其還當由龍州谷以入太原故臣嘗請兵欲扼其歸路朝廷不以爲然既而皆如臣所料始敵入河東時郡縣民皆携老幼徙居山險後雖太原失守而衆卒不從其意謂敵不久留且望官軍復至也今敵居半歲遣步騎擾諸保聚而官軍竟無至者民其能久抗乎夫太原河東之要郡平陽陝西河南之藩籬也若敵兵以不去居民盡從屯兵積糧以固基本而復擾吾郡縣未殘者則

邊城指日皆下矣北路不守則南路爲邊去陝西河南益近臣竊憂之故復請兵以圖戰守而樞府檄臣并將權太原治中郭適祖義軍李天祿等萬餘人就其糧五千石會汾州權元帥右都監抹撚胡刺復太原臣召適祖欲號令其衆適祖不從尋得胡刺報曰嘗問軍數於適祖但稱天祿等言之未嘗親閱問糧則曰散在數處蓋其情本欲視朝廷以已有兵糧冀或見用以取重職不可指爲實用也雖然臣已遣提控石亨吾里忻等領軍以往矣但敵勢頗重而往者皆新集白徒絕無精銳恐不能勝乞於河南陝西量分精兵以增臣力仍令陝西州郡近河東者給之資



列傳  
糧更令南路諸軍綴敵之南以分其勢如此庶幾太原可復也詔陝西河東行省分糧與之請兵之事以方伐宋不從三月石倫復上言曰頃者大兵破太原招民耕稼為久駐之基臣以太原要鎮所當必爭遣提控石盞吾里忻引官兵義兵共圖收復又以軍士有功者宜速賞之故擬令吾里忻得注授九品之職以是請于朝而執政以為賞功罰罪皆頃中覆夫河東去京師甚遠移報往返不暇數十日官軍皆敗亡之餘鋒銳略盡而義兵亦不習行陣無異烏合以重賞誘之猶恐不為用況有功而久不見報乎夫衆不可用則不能退敵敵不退則太原不可復太原不可復則平陽之勢日危而境土日蹙矣今朝廷抑而不許不過慮其濫賞耳借使有濫賞之弊其與失太原之害孰重於是詔從其請自太原治中及他州從七品以下職四品以下散官並聽石倫遷調焉是月石倫復言日者遣軍濬濬敵壘欲分石州兵五百權屯方山勦殺土寇且脩嵐州而同知蒲察桓端拒而不發又召同知寧邊軍節度使姚里鴉鶻與之議兵竟不聽命近領兵將取太原委石州刺史納合萬家權行六部而辭以他故幾誤軍糧約武州刺史郭憲率所領併進憲亦不至臣猥當方面之任而所統官屬並不稟從乞朝廷嚴為懲誡庶人知職分易以責辦



宰臣惡之乃奏曰桓端鴉鶻已經奏改無復可議石倫身  
無行部不自規畫而使萬家往來應給石州無人恐亦有  
失武州邊郡正當兵衝使憲率軍離城敵或乘之孰與守  
禦萬家等不從未為過也上以為然因遣諭石倫曰卿嘗  
行院于歸德衛州防備之事非不素知乃屢以步騎為請  
何耶比授卿三品且數免罪譴卿嘗自誓以死報國今所  
為如此豈報國之道哉意謂河南之衆必不可分但圖他  
日得必藉口耳卿果赤心為國盡力經畫亦足自効萬家  
等若必懲戒彼中誰復可使者姑為容忍可也閏三月石  
倫駐兵太原之西俟諸道兵至進戰聞脅從人頗有革心

上言于朝乞降空名宣勅金銀符許便宜遷注以招誘之  
上從其請並給付之仍聽注五品以下官職六月保德州  
振威軍萬戶王章弩軍萬戶齊鎮殺其刺史孛木魯銀木  
哥仍滅其家脅官吏軍民同狀白嵐州帥府言銀木哥專  
恣慘酷私造甲仗將謀不軌石倫密令同知州事把蒲刺  
都圖之蒲刺都乃與兵吏置酒召章等飲擒而族誅之至  
是朝廷命行省胥鼎量宜遷賞仍令蒲刺都攝州事撫安  
其衆焉六月遷金安軍節度使行帥府事於葭州時鄜州  
元帥內族承立慮夏人入寇遣納合買住以兵駐葭州石  
倫輒分留買住兵千八百人令以餘兵屯綏德而後奏之



有司論罪當絞既而遇赦乃止除名元光元年起為鄭州同知防禦使與防禦使裴滿羊哥部內酤酒不償直皆除名三月上諭元帥監軍內族訛可曰石倫今以罪廢欲再起之恐生物議汝軍前得無用之乎此人頗善戰果可用便當遣去古亦有白衣領職者渠雖除名何害也十月

大元兵圍青龍堡詔以石倫權左都監將兵會上黨公晉陽公往援之兵次綽平寨東三十里敵兵梗道不得進會青龍堡破召還既而復以罪免正大八年大兵入河南州郡無不下者朝議以權昌武軍節度使粘葛全周不知兵事起石倫代之石倫初赴昌武詔諭曰卿先朝宿將甚有

威望故起拜是職元帥蘇椿武監軍皆曉兵事今在昌武宜與同議勿復不睦失計也時北兵已至許石倫赴鎮幾為游騎所獲數日知兩省軍敗潰軍踵來有忠孝軍完顏副統入城两手皆拆血污滿身州人憂怖不知所出石倫遣歸順軍提控嵐州人高珪往斥候珪因持在州軍馬糧草數日奔

大元軍仍告以城池深淺俄大兵至城下以鳳翔府韓壽孫持檄招降言三峰敗狀石倫蘇椿不詰問即斬之市中既而武監軍偏裨何魏輩開東門內族按春開南門夾谷太守開西門



大元軍入城擒蘇椿問以大名南奔之事椿曰我本金朝人無力故降我歸國得為大官何謂反耶大將怒其不屈即殺之石倫投解後井中全周自縊州解武監軍者初不預開門之謀何魏輩欲保全之故言於大將曰監軍令我輩獻門然亦怒其不迎軍而降亦殺之全周名暉字子陽策論進士興定間為徐州行樞密院參議官上章言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自古帝王靡不為重今之金銀牌即古符節也其上有太祖御畫往年得佩者甚難兵興以來授予頗監市井道路黃白相望恐非所以示信於下也乞寶惜之有所甄別上以語宰臣而丞相高琪等奏時方多難急

於用人駕馭之方此其一也如故為便蘇椿大名人初守

大名歸順于

大元正大二年九月自大名奔汴詔置許州至是見殺

完顏訛可內族也時有兩訛可皆護衛出身一曰草火訛可每得賊好以草火燎之一曰板子訛可嘗誤以官中牙牌報班齊者為板子故時人各以是目之正大八年九月大兵攻河中初宣宗議遷都朝臣謂可遷河中河中背負關陝五路士馬全盛南阻大河可建行臺以為右翼前有絳陽平陽太原三大鎮敵兵不敢輕入應三鎮郡縣之民皆聚之山寨敵至則為晝攻夜劫之計屯重軍中條則行



在有萬全之固矣主議者以河中在河朔又無宮室不及  
汴梁議遂寢宣宗既遷河南三二年之後詔元帥都監內  
族阿祿帶行帥府事阿祿帶惟怯不能軍竭民膏血爲浚  
築之計未幾絳州破阿祿帶益懼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  
有旨親視果不可守則弃之無至資敵阿祿帶遂棄河中  
燒民戶官府一二日而盡尋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  
在棄之爲失策設爲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恃  
矣宣宗悔悟繫阿魯帶同州獄累命完復之隨守隨破至  
是以內族兩訛可將兵三萬守之大兵謀取宋武休關未  
幾鳳翔破

睿宗分騎兵三萬入散關攻破鳳州徑過華陽屠洋州攻  
武休關開生山截焦崖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興元軍民  
散走死於沙窩者數十萬分軍而西西軍由別路入沔州  
取大安軍路開魚鼈山撤屋爲筏渡嘉陵江入關堡並江  
趨葭萌略地至西水縣而還東軍止屯興元洋州之間遂  
趨饒峯宋人棄關不守大兵乃得入初大兵期以明年正  
月合南北軍攻汴梁故自將攻河中河中告急合打蒲阿  
遣王敢率步兵一萬救之十二月河中破初河中主將知  
大兵將至懼軍力不足截故城之半守之及被攻行帳命  
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並進至十一



月攻愈急自王敢救軍至軍士殊死鬪日夜不休西北樓  
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盡乃陷草訛可戰數十合始被擒尋  
殺之板訛可提敗卒三千奪船走北兵追及鼓噪北岸上  
矢石如雨數里外有戰船橫截之敗軍不得過船中有賁  
火砲名震天雷者連發之砲火明見北船軍無幾人力斫  
橫船開得至潼關遂入閩鄉尋有赦詔將佐以下責訛可以  
不能死車載入陝州決杖二百識者以爲河中城守不下  
德順力竭而陷非戰之罪故訛可之死人有冤之者初訛  
可以元帥右監軍邠涇總帥權參知政事奉旨於邠涇鳳  
翔往來防秋奉御六兒監戰於訛可爲孫行而訛可動爲  
所制意頗不平漸生猜隙七年九月召赴京師改河中帥  
帥受京兆節制此時六兒同赴召謂訛可奉旨往來防秋  
而乃畏怯避遠正與朝旨相違上意頗罪訛可及河中陷  
苦戰力盡而北兵百倍臨之人謂雖至不守猶可以自贖  
竟杖而死蓋六兒先入之言主之也劉祈曰金人南渡之  
後近侍之權尤重蓋宣宗喜用其人以爲耳目伺察百官  
故奉御輩採訪民間號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  
上因所責臺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又差  
一奉御在軍中號曰監戰每臨機制變多爲所牽制遇敵  
輒先奔故師多喪敗哀宗因之不改終至亡國



論曰古里甲石倫善戰而好犯法故見廢者屢晚起為將卒死於難金運將終又用數竒之李廣其乏絕不亦宜乎草訛可力戰而死板訛可亦力戰不死於陣而死於刑論者以為有近侍先入之言夫以執御治軍既掣之肘又信其讒以絀人金失政刑矣唐之亡坐以近侍監軍金蹈其轍哀哉

撒合輦字安之內族也宣宗朝累遷同簽樞密院事元光二年十二月庚寅夜宣宗病篤英王盤都先入侍哀宗後至東華門已閉聞英王在宮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衛軍總領移刺蒲阿勒兵東華門都點檢駙馬都尉徒單合住

奏中官得旨領符鑰啓門合住見上上命撒合輦解合住刀佩之哀宗遂入明日即位由是見親信正大元年正月庚申以輦同判大睦親府事兼前職刑部完顏素蘭言把胡魯策功第一非超拜右丞相無以酬之然同功數人亦有不次之望故胡魯之命中輟輦猶升二品云四年

大元既滅西夏進軍陝西四月丙申召尚書溫迪罕壽孫中丞烏古孫卜吉祭酒裴滿阿虎帶直學士蒲察世達右司諫陳規監察烏古論四和完顏習顯同判睦親府事撒合輦同議西事上曰已諭合達盡力決一戰矣群臣多主和事獨輦力破和議語在陳規傳八月朝廷得清水之報



令有司罷防城及修城丁壯九軍需租調不急者權停初  
聞大兵自鳳翔入京兆關中大震以中丞卜吉祭酒阿忽  
帶兼司農卿簽民兵督秋稅令民入保爲避遷計當時議  
者以謂大兵未至而河南先亂且曰御史監察城洛陽治  
書供帳北使中丞下兼司農簽軍督稅臺政可知矣至是  
上謂撒合輦曰諺云水深見長人朝臣或欲我一戰汝獨  
言當靜以待之與朕意合今日有太平之望皆汝謀也先  
帝嘗言汝可用可謂知人矣未幾右拾遺李大節右司諫  
陳規言撒合輦諂佞納賄及不公事奏帖留中不報明惠  
皇后嘗傳旨戒曰汝諂事上上之騎鞠皆汝所教尉忻亦

極言之上頗悟出爲中京留守兼行樞密院事初宣宗改  
河南府爲金昌府號中京又擬少室山頂爲御營命移剌  
粘合築之至是撒合輦爲留守九年正月北兵從河清徑  
渡分兵至洛出沒四十餘日二月乙亥立砲攻城洛中初  
無軍得三峯潰卒三四千人與忠孝軍百餘守禦時輦直  
發于背不能軍同知溫迪罕幹朵羅主軍務有大事則就  
輦稟之三月甲申忠孝軍百餘騎入使宅強擁輦出奔輦  
不得已從之并以官屬及其子自隨才出南裏城門城上  
軍覺閉之壅城中矢石亂下人馬多死傷輦知不能出仰  
呼求救軍士知出奔非輦意以繩引而上送入其宅不敢



出鎮撫官縛出奔之黨欲殺之已斬三人輦親為乞命得免乙酉幹朶羅賫金帛出北門如前日巡城犒軍之狀既出即泐城而西直出外壕城上人呼曰同知講和去矣軍士及將領隨而去者三四百人少之輦傳令云同知叛降有再下城者斬凡斬三四人乃定丙戌夜城東北角破輦奪南門出不得投濠水死已而大兵退強伸復立帥府強伸本河中射糧軍子弟貌極寢陋而膂力過人興定初從華州副都統安寧復潼關以勞任使嘗監郟陽醋後客洛下選充官軍戍陝鐵嶺軍潰被虜從都尉兀林荅胡土竄歸中京時中京已破留守無行樞密院使內族撒合輦

死之元帥任守真復立府事以便宜署伸警巡使後守真率部曲軍從行省思烈入援鄭州之敗守真死天興元年八月中京人推伸為府簽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傷殘老幼半之甫三日北兵圍之東西北三面多樹大砲伸括衣帛為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五千人往來救應大叫以慙子軍為號其聲勢與萬眾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為鏃得大兵一箭截而為四以筒鞭發之又創過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太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得二駟及所乘馬皆殺之以犒軍士人不過一陷而得者如百金之賜九月大兵退百里外閏月復



攻兵數倍於前又一月不能拔事聞哀宗降詔褒諭以伸為中京留守元帥左都監世襲謀克行元帥府事十月參知政事內族思烈自南山領軍民十餘萬入洛行省事二年二月伸建一堂於洛川驛之東名曰報恩刻詔文於石願以死自効三月中使至以伸便宜從事是月大兵自汴驅思烈之子於東門下誘思烈降思烈即命左右射之既而知崔立之變病不能語而死總帥忽林答胡土代行省事伸行總帥府事月餘糧盡軍民稍稍散去五月大兵復來陣於洛南伸陣水北有韓帥者匹馬立水濱招伸降伸謂帥曰君獨非我家臣子耶一日勤王猶遺令名于世君

既不能乃欲誘我降耶我本一軍卒今貴為留守誓以死報國耳遂躍而射之帥奔陣率步卒數百奪橋伸軍一旗手獨出拒之殺數人伸乃手解都統銀符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初築戰壘於城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牆大兵以五百騎迫之伸率卒二百鼓噪而出大兵退六月行省胡土率衆走南山鷹揚都尉獻西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人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伸宛轉不肯進強掖之將見大帥以察及中京七里河伸語不遜兵卒相謂曰此人乖角如此若見大帥其能降乎不若殺之因好語誘之曰汝能止



面一屈膝吾貸汝命伸不從左右力持使北面伸物頭南向遂殺之  
烏林答胡土正大九年正月戊子北兵以河中一軍  
由洛陽東四十里白坡渡河白坡故河清縣河有石  
底歲旱水不能尋丈國初以三千騎由此路趨汴是後縣  
廢為鎮宣宗南遷河防上下千里常以此路為憂每冬日  
命洛陽一軍戍之河中破有言此路可徒涉者已而果然  
北兵既渡奪河陰官舟以濟諸軍時胡土為破虜都尉戍  
潼關以去冬十二月被旨入援至偃師聞白坡徑渡之魏  
直趨少室夜至少林寺時登封縣官民已遷太平頂御寨  
明日胡土使人給縣官云吾軍中家屬輜重欲留此山即

率兵赴汴京因攝縣官下山使之前導一軍隨之而上山  
既險固糧亦充足遂有久住之意尋縱軍下山劫掠居民  
甚於盜賊旁近一二百里無不被害胡土畏變知而不禁  
又所劫牛畜糧糗亦分有之七月恒山公武仙參政思烈  
兩行省軍屯登封城南大林下遣人約之入京胡土百計  
不肯下不得已乃分其軍四千與思烈俱東八月三日兩  
行省軍潰於中牟胡土狼狽上山殘卒三二十人外偏裨  
無一人至者十二月思烈自留山行省於中京徵兵同保  
洛陽又遷延不行思烈以檄來言若依前逗留自有典憲  
吾不汝容矣胡土懼乃挈妻子及軍往中京留其半山上



以為巢穴天興二年三月思烈病卒留語胡士代行省事  
六月敵勢益重強仲方盡力戰禦而胡士即領輕騎挈妻  
子棄城南奔遂失中京初胡士在太平頂既顧望不進又  
懼人議已乃出榜募人為救駕軍云一旅之衆可以興復  
國家諸人有能濟發許國捐軀者豈不濟大事乎於是不  
逞之徒隨募而出得澤人緝麻觜武錄事等二十餘人促  
令赴京行及盧店即行劫械至杖之二百人無不竊笑既  
而走蔡州上召見慰問而心薄之會宋人攻唐州元帥烏  
古論黑漢屢遣人告急即命胡士領忠孝軍百人就徵西  
山招撫烏古論換住黃八兒等軍赴之胡士率兵至唐宋  
人歛避縱其半入城夾擊之胡士大敗僅存三十騎以還  
換住死焉既而以胡士為殿前都點檢罷權參政太兵圍  
蔡分軍防守胡士守西面十一月胡士之奴竊其金牌夜  
縋城降朝士喧播謂胡士縱之往將有異志胡士聞之內  
不自安乞解軍職上慰之曰卿父子昆弟皆為帥臣受恩  
不為不厚顧肯降耶且卿向在洛陽不即降而千里遠來  
降於蔡豈人情也哉聞卿遇奴太察且其衣食不常給之  
此蓋往來溫飽耳卿何憊焉因賜饌以安其心初胡士罷  
機政頗有怨言左右勸上誅之上不聽及令守西城尤快  
快不樂至是始感恩無他慮矣尋以總帥李木魯婁室與



胡土皆權參政婁室與右丞仲德同事胡土防守如故復以都尉承麟爲東面元帥權總帥先是攻東城婁室隨機脩禦二日移攻南城烏古論鎬易之砲擊城樓幾仆右丞仲德率軍救援乃罷攻俄而四面受敵仲德艱於獨援遂薦承麟代婁室東面而乞與婁室同救應初胡土失外城頗漸恨聲音力小不能令衆仲德亦薦之故有是命蔡城破拔汝水死

贊曰撒合輦本以佞進烏林荅胡土戰陣不武付以孤城望其捍禦大難豈得爲知人乎強伸一射糧卒耳及授以兵乃能應變制勝遠過二人力盡乃斃猶有烈丈夫之風

焉古人有言四郊多壘拔士爲將使金運未去仲足以建功名矣夫

內族思烈南陽郡王襄之子也資性詳雅頗知書史自五六歲入宮充奉御甚見寵幸世號曰自在奉御當宣宗入承大統胡沙虎跋扈思烈尚在髫鬢嘗涕泣跪抱帝膝致說曰願早誅權臣以靖王室帝急顧左右掩其口自是帝甚器重之後由提點近侍局遷都點檢天興元年汴京被圍哀宗以思烈權參知政事行省事于鄧州會武仙引兵入援於是思烈率諸軍發自汝州過密縣遇大元兵不用武仙阻澗之策遂敗績于京水語在武仙傳



中京留守元帥左監軍任守真死之上聞罷思烈行省之  
職以守中京無何大兵圍中京未能下崔立遣人監思烈  
子於中京城下招之使降思烈不顧令軍士射之既而知  
崔立已以汴京歸順病數日而死初思烈會武仙等軍入  
援即與仙論議不同仙以思烈方得君每假借之思烈謂  
仙本無入援意特以朝廷遣一參政召兵迫於不得已乃  
行耳然仙知兵頗以待重為事思烈急於入京不聽仙策  
於是左右司員外郎王渥乃勸思烈曰武仙大小數百戰  
經涉不為不多兵事豈異議思烈疑其與仙有謀幾斬之  
渥自以無愧於內不懼也已而思烈果敗渥歿於陣渥字

仲澤後名仲澤太原人性明俊不羈博學善談論工尺牘  
字畫清美有晉人風少游太學長於詞賦登興定二年進  
士第為時帥奧屯邦獻完顏斜烈所知故多在兵間後辟  
寧陵令有治迹入為尚書省令史因使宋至揚州應對敏  
給宋人重之及還為太學助教轉樞密院經歷官俄遷右  
司都事稍見信用及思烈往鄧州以渥為左右司員外郎  
從行

贊曰思烈夙惠請誅權奸以立主威有甘羅辟疆之風所  
謂茂良不必父祖者也中京之圍崔立脅其子使招之降  
不顧而趣射之何愧乎橋玄至如不從武仙之言以至於



敗此蓋時人因惜王仲澤之死而有是言仙無入援之意則非誣也

紇石烈牙吾塔一名志本出親軍性剛悍喜戰貞祐間僕散安貞為山東路宣撫使以牙吾塔為軍中提控是時山東群盜蜂起安貞遣牙吾塔破巨蒙等四堠又破馬耳山砦殺劉二祖賊黨四千餘人降賊八千虜其偽宣差程寬招軍大使程福又降脅從民三萬餘人貞祐四年六月積功累遷攔通渡經略使十月為元帥左都監十二月行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府事兼武寧軍節度使徐州管內觀察使興定二年正月宋兵萬餘攻泗州牙吾塔赴援至臨

淮遇宋人三百掩殺殆盡及泗州宋兵八千圍甚急督衆進戰大破之溺水死者甚衆獲馬三百餘匹俘五十餘人又圍盱眙宋人閉門堅守不敢出以騎兵分掠境內而時遣羸卒薄城誘之宋人出騎數百來拒牙吾塔麾兵佯北發仗擊之斬首二百宋人復出步騎八千來援合擊敗之殺一太尉斬首三百尋獲覘者稱青平宋兵甚衆將救盱眙牙吾塔移兵赴之宋兵步騎七千人突出兵少却旋以輕騎抗其後初逗遛不與戰縱之走東南薄諸河斬首千餘溺死者無算獲馬牛數百甲仗以千計師還遇宋兵三千於連塘村斬首千餘級俘五十人獲馬三十五疋宣宗



以其有功賜金帶一三年正月敗宋人於濠州之香山村  
二月又敗於滁州斬首千級拔小江寨殺統制王大蓬等  
斬三萬俘萬餘人又拔輔嘉平山寨斬首數千俘五百餘  
人獲馬牛數百糧萬斛三月提控奧敦吾里不大敗宋人  
于上津縣兵還至濠州宋人以軍八千拒戰牙吾塔迎擊  
敗之獲馬百餘疋五年正月上以紅襖賊助宋為害邊兵  
久勞苦詔牙吾塔遺宋人書求戰略曰宋與我國通好百  
年於此頃歲以來納我叛亡絕我貢幣又遣紅襖賊乘間  
竊出跳梁邊疆使吾民不得休息彼國若以此曹為足恃  
請悉衆而來一決勝負果能當我之鋒必遣城邑當以相

奉度不能即宜安分保境何必狐號鼠竊乘陰伺夜以為  
此態耶且彼之將帥亦是受鉞總戎而臨敵則望風遠遁  
被攻則閉壘深藏逮吾兵還然後現形耀影以示武夫小  
民尚氣女子有志者猶不爾也切為彼國羞之先是宋將  
時青襲破泗州西城二月牙吾塔將兵取之宋兵拒守甚  
力乃募死士以梯衝並進大敗宋兵時青乘城指麾射中  
其目遂拔衆南奔乃陳兵橫絕走路擊之宋兵大潰遂復  
泗州西城三月復出兵宋境以報其役破團山賈家等諸  
寨進逼濠州牙吾塔慮州人出拒躬率勁兵逆之遇邏騎  
二百于城東擊殺過半會偵者言前路芻糧甚艱乃西掠



定遠由渦口而還九月又率兵渡淮大破宋兵於團山詔  
遷官升職有差元光元年五月以京東便宜總帥兼行戶  
工部事上因謂宰臣曰牙吾塔性剛人皆畏之委之行部  
無不辦者至於御下亦頗有術提控有胡論出者渠厚待  
之常同器而食其人感奮遂以戰死英王守純曰凡為將  
帥駕馭人材皆當如此上曰然未幾宋人三千潛渡淮至  
聊林盡伐隄柳塞汴水以斷吾糧道牙吾塔遣精甲千餘  
破之獲其舟及渡者七百人汴流由是復通二年四月上  
言賞罰國之大信帝王所以勸善而懲惡其令一出不可  
中變向官軍戰歿者皆廩給其家恩至厚也臣近抵宿州

乃知例以楮幣折支往往不給至于失所此殆有司出給  
之吝不能奉行朝廷德意之過也自今願支本色令得贍  
濟以糧儲方艱詔有司給其半紅襖賊寇壽頴剽掠數日  
而去牙吾塔聞之率兵渡淮偵知朱村孝義村有賊各數  
百分兵攻之連破兩柵及焚其村塢數十還遇宋兵數百  
陣淮南岸擊殺其半尋有兵千餘自東南來追復大敗之  
先是納合六哥殺元帥蒙古綱據邳州以叛十月牙吾塔  
圍之焚其樓櫓斬首百餘於是宋鈐轄高顯統制侯進正  
將陳榮等知不能守共誅六哥持其首縋城降六哥既誅  
衆猶拒守方督兵進攻宋總領劉斌提控黃溫等縛首亂



顏俊威誼完顏乞哥及梟提控金山八打首遣其校馬俊  
吳珪來獻既而紅襖監軍徐福統制王喜等亦遣其總領  
孫成總押徐琦納欵劉斌等遂率軍民出降牙吾塔入城  
撫慰其衆各使安集又招獲紅襖統制十有五人將官訓  
練百三十有九人十一月遣人來報仍函六哥首以獻宣  
宗大喜進牙吾塔官一階賜金三百兩內府重幣十端將  
士遷賞有差正大三年十一月北兵猝入西夏攻中興府  
甚急召陝西行省及陝州靈寶二總帥訛可牙吾塔議兵  
又詔諭兩省曰儻邊方有警內地可憂若不早圖恐成噬  
臍旦夕事勢不同隨機應變若遂旋申奏恐失事機並從

行省從宜規畫四年牙吾塔復取平陽獲馬三千是歲大  
兵既滅夏國進攻陝西德順秦州清水等城遂自鳳翔入  
京兆關中大震五年圍慶陽六年十月上命陝省以羊酒  
及幣赴慶陽犒此帥為緩師計北中亦遣唐慶等往來議  
和尋遣幹骨藥為小使徑來行省十二月詔以牙吾塔與  
副樞蒲阿權簽樞密院事內族訛可將兵救慶陽七年正  
月戰于大昌原慶陽圍解詔以牙吾塔為左副元帥屯京  
兆初幹骨藥來行省恐泄事機因留之蒲阿等既解慶陽  
之圍志氣驕滿乃遣還謂使者曰我已準備軍馬可戰關  
來語甚不孫幹骨藥以此言上聞



太宗皇帝大怒至應州以九日拜天即親統大兵入陝西八年遷居民於河南棄京兆東還五月至閩鄉得寒疾汗不出死塔亦作太亦曰牙忽帶蓋女直語無正字也是歲九月國信使內族疾慶自北使還始知牙吾塔不孫激怒之語且言慶等在旁心魄震蕩殆不忍聞當時以帥臣不知書悞國乃耳塔為人鷙狼狼戾好結小人不聽朝廷節制嘗入朝詣省堂詆毀宰執宰執亦不敢言而上倚其鎮東方亦優容之尤不喜文士僚屬有長裾者輒以刀截去又喜凌侮使者凡朝廷遣使來必以酒食困之或辭以不飲因併食不給使餓而去司農少卿張用章以行戶部過

宿塔飲以酒張辭以寒疾塔笑曰此易治耳趨左右持艾來卧張於床灸之數十又以銀符佩妓屢往州郡取賦州將之妻皆遠迎迓號省差行首厚賄之御史康錫上章劾之且曰朝廷容之適所以害之欲保全其人宜加裁制朝廷竟不治其罪以屢敗宋兵威震淮泗好用鼓椎擊人世呼曰盧鼓椎其名可以怖兒啼大槩如呼麻胡云有子名阿里合世目曰小鼓椎嘗為元帥從哀宗至歸德與蒲察官奴作亂伏誅康錫字伯祿趙州人至寧元年進士正大初由省掾拜御史劾侯摯師安石非相材近侍局宗室撒合輦聲勢熏灼請托公行不可使在禁近時論躓之轉右



司都事京南路司農丞為河中路治中河中破從時帥率  
兵南奔濟河船敗死為人氣質重厚公家之事知無不為  
與雷淵異禹錫齊名

贊曰金自胡沙虎高琪用事風俗一變朝廷矯寬厚之政  
好為苛察然為之不果反成姑息將帥鄙儒雅之風好為  
粗豪然用非其宜終至跋扈牙吾塔戰勝攻取威行江淮  
而矜暴不法肆侮王人此豈可制者乎棄陝而歸死於道  
途殆其幸歟其子效尤竟陷大魯君子乃知康錫之言不  
為過也

列傳第四十九

列傳第五十

金史一百十二

開禧舊司上在國錄國軍事前書若丞相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完顏合達

移刺蒲阿

完顏合達名瞻字景山少長兵間習弓馬能得人死力貞  
祐初以親衛軍送岐國公主充護尉三年授臨潢府推官  
權元帥右監軍時臨潢避遷與全慶兩州之民共壁平州  
合達隸其經畧使烏林答乞住乞住以便宜授軍中都統  
累遷提控佩金符未幾會燕南諸帥將兵復中都城行至  
平州遷安縣臨潢全慶兩軍變殺乞住擁合達還平州推



爲帥統乞在軍合達以計誅首亂者數人其年六月北兵  
大將喊得不遣監戰提軍至平州城下以州人黃蒙入城  
招降父老不從合達引兵逆戰知事勢不敵以本軍降於  
陣監戰以合達北上留半歲令還守平州已而謀自拔歸  
乃遣奉先縣令紇石烈布里哥北京教授蒲察胡里安  
右三部檢法蒲察蒲女涉海來報四年十一月合達果率  
所部及州民並海西南歸國詔進官三階升鎮南軍節度  
使駐益都與元帥蒙古綱相應接充宣差都提控十二月  
大元兵徇地博興樂安壽光東涉濰州之境蒙古綱遣合  
達率兵屢戰於壽光臨淄與定元年正月轉通遠軍節度  
使兼鞏州管內觀察使七月改平西軍節度使兼河州管  
內觀察使二年正月知延安府事兼鄜延路兵馬都總管  
三年正月詔伐宋以合達爲元帥右都監三月破宋兵於  
梅林關擒統領張時又敗宋兵於馬嶺堡獲馬百匹又拔  
麻城縣獲其令張佃幹辦官郭守紀四月夏人犯通秦合  
達出兵安塞堡抵隆州夏人自城中出步騎二千逆戰進  
兵擊之斬首數十級俘十人遂攻隆州陷其西北隅會日  
暮乃還六月行元帥府事於唐鄧上遣諭曰以卿才幹故  
委卿無使敵人侵軼第固吾圍可也四年正月復爲元帥  
右都監屯延安十月夏人攻綏德州駐兵于柱天山合達



將兵擊之別遣先鋒提控樊澤等各率所部分三道以進畢會于山顛見夏人數萬餘傳山而陣即縱兵分擊澤先登摧其左軍諸將繼攻其右敗之五年五月知延安府事燕前職上言諸軍官以屢徙故往往不知所居地形迂直險易緩急之際恐至敗事自今乞勿徙又言河南陝西鎮防軍皆分屯諸路在營惟老稚而已乞選老成人爲各路統軍以鎮撫之且督其子弟習騎射將來可用皆從之十一月夏人攻安塞堡其軍先至合達與征行元帥納合買住禦之合達策之曰比北方兵至先破夏人則後易爲力於是潛軍裹糧倍道兼進夜襲其營夏人果大潰追殺四

十里墜崖谷死者不可勝計上聞之賜金各五十兩重賞十端且詔諭曰卿等克成大功朕聞之良喜經畫如此彼當知畏期之數年卿等可以休息矣仍詔以合達之功備諭河南帥臣是月與元帥買住又戰延安皆被重創十二月以保延安功賜金帶一玉吐鶻一重幣十端元光元年正月遷元帥左監軍授山東西路吾改必刺世襲謀克權參知政事行省事於京兆未幾真拜是年五月上言頃河

中安撫司報北將按察兒率兵入隰吉翼州寢及榮解之境今時已暑猶無回意蓋將蹂躪吾木麥儻如此則河東之土非吾有也又河南陝西調度仰給解鹽今正漉鹽之時



而敵擾之將失其利乞速濟師臣已擬分兵二萬與平陽上黨晉陽三公府兵同力禦之竊見河中榮解司縣官與軍民多不相諳守禦之間或失事機乞從舊法凡司縣官使兼軍民庶幾上下相得易以集事又言鹽利今方敵兵迫境不厚以分人孰肯冒險而取之若自輸運者十與其一則人爭赴以濟國用從之葭州提控王公佐言於合達曰去歲十月北兵旣破葭州構浮梁河上公佐寓治州北石山子招集餘衆得二千餘人欲復州城以士卒皆自北逃歸者且無鎧仗故嘗請兵於帥府將焚其浮橋以取葭州帥府不聽又請兵援護老幼稍徙內地而帥府亦不應

今葭州之民迫於敵境皆有動搖之心若是秋敵騎復來則公佐力屈死於敵手而遺民亦俱屠矣合達乃上言臣願馳至延安與元帥買住議以兵護公佐軍民來屯吳堡伺隙而動詔省院議之於是命合達率兵取葭州行至鄜州千戶張子政等殺萬戶陳紋將掠城中合達已勒兵爲備子政等乃出城走合達追及之衆復來歸斬首惡數十人軍乃定六月合達上言累獲謀者皆云北方已約夏人將由河中葭州以入陝西防秋在近宜預爲計今陝西重兵兩行省分制之然京兆抵平涼六百餘里萬一敵梗其間使不得通是自孤也宜令平涼行省內族白撒領軍東



下與臣協力禦敵以屏潼陝敵退後復議分司爲便詔許之二年二月以保鳳翔之功進官賜金幣及通犀帶一是時河中已破合達提兵復取之正大二年七月陝西旱其合達齋戒請雨雨澍是歲大稔民立石頌德延安旣殘毀合達令於西路買牛付主者招集散亡助其耕墾自是延安之民稍復耕稼之利八月鞏州田瑞反合達討之諸軍進攻合達移文諭之曰罪止田瑞一身餘無所問不數日瑞弟濟殺瑞以降合達如約撫定一州民賴以寧三年詔遷平涼行省四年二月徵還拜平章政事芮國公七年七月庚寅朔以平章政事妨職樞密副使初蒲阿面奏合達

在軍中久今日多事之際乃在於省用違其長臣等欲與樞密協力軍務擢之相位似亦未晚故有此授十月己未朔詔合達及樞密副使蒲阿救衛州初朝廷以恒山公仙屯衛州公府節制不一欲合而一之至是河朔諸軍圍衛內外不通已連月但見塔上時舉火而已合達等既至先以親衛兵三千嘗之北兵小退翼日圍解上登承天門犒軍皆授世襲謀克賜良馬玉帶全給月俸本色蓋異恩也未幾以蒲阿權參知政事同合達行省事於閩鄉以備潼關先是陝省言備禦策朝官集議上策親征中策幸陝下策棄秦保潼關議者謂止可助陝西軍以決一戰使陝西



不守河南亦不可保至是自陝以西亦不守矣八年正月  
北帥速不解攻破小關殘盧氏朱陽散漫百餘里間潼關  
總帥納合買住率夾谷移迪烈都尉高英拒之求救於二  
省省以陳和尚忠孝軍一千都尉夾谷渾軍一萬往應北  
軍退追至谷口而還兩省輒稱大捷以聞既而北軍攻鳳  
翔二省提兵出關二十里與渭北軍交至晚復收兵入關  
鳳翔遂破二省遂棄京兆與牙古塔起遷居民於河南留  
慶山奴守之九月北兵入河中時二相防秋還陝量以軍  
馬出冷水谷以爲聲援十一月鄧州報北兵道饒峯關由  
金州而東於是兩省軍入鄧遣提控劉天山以劄付下襄

陽制置司約同禦北兵且索車食兩省以前月癸卯行留  
楊沃衍軍守閩鄉沃衍尋被旨取洛南路入商州屯豐陽  
川備上津與恒山公仙相掎角合達復留禦侮中郎將完  
顏陳和尚於閩鄉南十五里乃行陳和尚亦隨而往沃衍  
軍八千及商州之木瓜平一日夜馳三百里入桃花堡知  
北兵由豐陽而東亦東還會大軍於鎮平恒山公仙萬人  
元駐胡陵關至是亦由荆子口順陽來會十二月朔俱至  
鄧下屯順陽乃遣天山入宋初宋人於國朝君之伯之叔  
之納歲幣將百年南渡以後宋以我爲不足慮絕不往來  
故宣宗南伐士馬折耗十不一存雖攻陷淮上數州徒使



驕將悍卒恣其殺虜飽其私欲而已又宣徽使與敦阿虎使北方北中大臣有以輿地圖指示之曰商州到此中軍馬幾何又指興元云我不從商州則取興元路入汝界矣阿虎還奏宣宗甚憂之哀宗即位羣臣建言可因國喪遣使報哀副以遺留物因與之講解盡撤邊備共守武休之險遂下省院議之而當國者有仰而不能俯之疾皆以朝廷先遣人則於國體有虧爲辭元年上諭南鄙諸帥遣人往滁州與宋通好宋人每以奏稟爲辭和事遂不講然十年之間朝廷屢勅邊將不妄侵掠彼我稍得休息宋人始信之遂有繼好之意及天山以劄付至宋劄付者指揮之

別名宋制使陳該怒辱天山且以惡語復之報至識者皆爲竊嘆戊辰北兵渡漢江而北諸將以爲可乘其半渡擊之蒲阿不從丙子兵畢渡戰於禹山之前北兵小却營於三十里之外二相以大捷驛報百官表賀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蓋以爲實然也先是河南聞北兵出饒峰百姓往往入城壁保險固及聞敵已退至有晏然不動者不二三日游騎至人無所逃悉爲捷書所誤九年正月丁酉兩省軍潰於陽翟之三峯山初禹山之戰兩軍相拒北軍散漫而北金軍懼其乘虛襲京城乃謀入援時北兵遣三千騎趨河上



已二十餘日泌陽南陽方城襄陝至京諸縣皆破所有積聚焚燬無餘金軍由鄧而東無所仰給乃並山入陽翟既行北兵即襲之且行且戰北兵傷折亦多恒山一軍爲突騎三千所衝軍殊死鬪北騎退走追奔之際忽大霧四塞兩省命收軍火之霧散乃前前一大澗長闊數里非此霧則北兵人馬蒲中矣明日至三峯山遂潰事載蒲阿傳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蒲阿已失所在合達以數百騎走鈞州北兵塹其城外攻之走門不得出匿窟室中城破北兵發而殺之時朝廷不知其死或云已走京兆賜以手詔募人訪之及攻汴乃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合

達耳今合達爲我殺黃河爲我有不降何待合達熟知敵情習於行陣且重義輕財與下同甘苦有俘獲即分給遇敵則身先之而不避衆亦樂爲之用其爲人亦可知矣左丞張行信嘗薦之曰完顏合達今之良將也

穆刺濟阿本契丹人少從軍以勞自千戶遷都統初哀宗爲皇太子控制樞密院選充親衛軍總領佩金符元光二年冬十二月庚寅宣宗疾大漸皇太子異母兄英王守純先入侍疾太子自東宮扣門求見令蒲阿衷甲聚兵屯於艮嶽以備非常哀宗即位嘗謂近臣言向非蒲阿何至於此遂自遙授同知睢州軍州事權樞密院判官自是軍國



大計多從決之正大四年十二月河朔軍突入商州殘朱陽盧氏蒲阿逆戰至靈寶東至游騎十餘獲一人餘即退蒲阿輒以捷聞賞世襲謀克仍厚賜之人共知其罔上而無敢言吏部郎中楊居仁以微言取怒六年二月丙辰以蒲阿權樞密副使自去年夏北軍之在陝西者駸駸至涇州且阻慶陽糧道蒲阿奏陝西設兩行省本以藩衛河南今北軍之來三年於茲行省統軍馬二三十萬未嘗對壘亦未嘗得一折箭何用行省院官亦俱奏將來須用密院軍馬勾當上不語者久之是後以丞相賽不行尚書省事於關中召平章政事合達還朝白撒亦召至關蒲阿率完顏陳和尚忠孝軍一千駐邠州且令觀北勢八月丙申蒲阿再復潞州十月乙未朔蒲阿東還十二月乙未詔蒲阿與總帥牙吾塔權簽樞密院事訛可救慶陽七年正月戰北兵於太昌原北軍還慶陽圍解詔以訛可屯邠州蒲阿牙吾塔還京兆未幾以權參知政事與合達行首于閩鄉八年正月北軍入陝西鳳翔破兩行省棄京兆而東至洛陽驛被召議河中事語在白華傳十二月北兵濟自漢江兩省軍入鄧州議敵所從出謂由光化截江戰爲便放之渡而戰爲便張惠以截江爲便縱之渡我腹空虛能不爲所潰乎蒲阿麾之曰汝但知南事於北事何知我向於裕



州得制旨云使彼在沙磧且當往求之况今自來乎汝等更勿似太昌原舊衛州扇車回縱出之定住高樊皆謂蒲阿此言爲然合達乃問按得木木以爲不然軍中以木北人知其軍情此言爲有理然不能奪蒲阿之議順陽留二十日光化探騎至云千騎已北渡兩省是夜進軍比曉至禹山探者續云北騎已盡濟癸酉北軍將近兩省立軍高山各分據地勢步迎於山前騎屯於山後甲戌日未出北兵至大帥以兩小旗前導來觀觀竟不前散如鴈翅轉山麓出騎兵之後分三隊而進輜重外餘一萬人合達令諸軍觀今日事勢不當戰且待之俄而北騎突前金兵不得

不戰至以短兵相接戰三交北騎少退北兵之在西者望蒲阿親繞甲騎後而突之至於三爲蒲察定住力拒而退大帥以旗聚諸將議良久合達知北兵意向時高英軍方北顧而北兵出其背擁之英軍動合達幾斬英英復督軍力戰北兵稍却觀變英軍定復擁樊澤軍合達斬一千夫長軍殊死鬪乃却之北兵回陣南向來路兩省復議彼雖號三萬而輜重三之一焉又相持二三日不得食乘其却退當擁之張惠主此議蒲阿言江路已絕黃河不冰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爲不從乙亥北兵忽不知所在營火寂無一耗兩省及諸將議四日不見軍又不見營鄧州



津送及路人不絕而亦無見者豈南渡而歸乎已卯邏騎  
乃知北軍在光化對岸棗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望林中  
往來不五六十步而不聞音響其有謀可知矣初禹山戰  
罷有二騎迷入營問之知北兵九七頭項大將統之復有  
詐降者十人弊衣羸馬泣訴艱苦兩省信之易以肥馬飲  
之酒及煖衣食而置之陣後十人者皆鞭馬而去始悟其  
爲覘騎也庚辰兩省議入鄧就糧辰巳間到林後北兵忽  
來突兩省軍迎擊交綏之際北兵以百騎邀輜重而去金  
兵幾不成列逮夜乃入城懼軍士迷路鳴鐘招之樊澤屯  
城西高英屯城東九年正月壬午朔耀兵於鄧城下北兵

不與戰大將使來索酒兩省與之二十瓶癸未大軍發鄧  
州趨京師騎二萬步十三萬騎帥蒲察定住蒲察答吉卜  
郎將按忒木忠孝軍總領夾谷愛答內族達魯歡總領夾  
谷移特刺提控步軍臨淄郡王張惠殄寇都尉完顏阿排  
高英樊澤中軍陳和尚與恒山公武仙楊沃衍軍合是日  
次五朶山下取鴉路北兵以三千騎尾之遂駐營待揚武  
楊武至知申裕兩州已降七日至夜議北騎明日當復襲  
我彼止騎三千而我示以弱將爲所輕當與之戰乃伏騎  
五十於鄧州道明日軍行北騎襲之如故金以萬人擁之  
而東伏發北兵南避是日雨宿竹林中庚寅頓安臯辛卯



宿鴉路魯山河西軍已獻申裕擁老幼牛羊取鴉路金軍  
適值之奪其牛羊餉軍癸巳望鈞州至沙河北騎五千待  
於河北金軍奪橋以過北軍即西首歛避金軍縱擊北軍  
不戰復南渡沙河金軍欲盤營北軍復渡河來襲金軍不  
能得食又不得休息合昏雨作明日變雪北兵增及萬人  
且行且戰至黃榆店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盤營  
三日丙申一近侍入軍中傳旨集諸帥聽處分制旨云兩  
省軍悉赴京師我御門犒軍換易御馬然後出戰未晚復  
有密旨云近知張家灣透漏二三百騎已遷衛孟兩州兩  
省當常切防備領旨訖蒲阿拂袖而起合達欲再議蒲阿

言止此而已復何所議蓋已奪魄矣軍即行北軍自北渡  
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其軍路沃衍軍奪路得之合達又  
議陳和尚先擁山上大勢比再整頓金軍已接竹林去鈞  
州止十餘里矣金軍遂進北軍果却三峯之東北西南武  
高前鋒擁其西南楊樊擁其東北北兵俱却止有三峰之  
東張惠按得木立山上望北兵二三十萬約厚二十里按  
得木與張惠謀曰此地不戰欲何爲耶乃率騎兵萬餘乘  
上而下擁之北兵却須臾雪大作白霧蔽空人不相覲時  
雪已三日戰地多麻田往往耕四五過人馬所踐泥淖沒  
脛軍士被甲冑僵立雪中槍槊結凍如掾軍士有不食至



列傳第五十  
三日者北兵與河北軍合四外圍之熾薪燔牛羊肉更迤  
休息棄金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軍夾擊之金  
軍遂潰聲如崩山忽天氣開霽日光皎然金軍無一人得  
逃者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楊樊張三軍爭路北兵圍  
之數重及高英殘兵共戰於柿林村南沃衍澤英皆死惟  
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歿蒲阿走京師未至追及擒之七  
月撤至官山召問降否往復數百言但曰我金國大臣惟  
當金國境內死耳遂見殺

贊曰金自南渡用兵克捷之功史不絕書然而地不加闢  
殺傷相當君子疑之異時代宋唐州之役喪師七百主將  
訛論匿之而以捷聞御史納蘭糾之宣宗獎御史而不罪  
訛論是君臣相率而爲虛聲也禹山之捷兩省爲欺遂致  
誤國豈非宣宗前事有以啓之耶至於三峯山之敗不可  
收拾上下睥眄而金事已去十九

天朝取道襄漢懸軍深入機權若神又獲天助用能犯兵  
家之所忌以建萬世之雋功合達雖良將何足以當之蒲  
阿無謀獨以一死無媿猶足取焉爾



臣等謹將



